



金熊猫

世界文学经典名家名作



秘密花园

〔美〕弗朗西丝·伯内特 著
冷 杉 译



位列法国《读书》杂志

“人类有史以来 10 本最佳书”第 5 名

一部关于美好心灵和大自然魔法的杰作

著名翻译家冷杉先生经典译作，再现原版经典插图

“迪肯是个心眼儿很好的小伙子，小动物们都很喜欢他。”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金熊猫

世界文学经典名家名作



秘密花园

〔美〕弗朗西丝·伯内特 著
冷 杉 译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密花园 / (美) 伯内特著 ; 冷杉译 . -- 成都 :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 2016.5
(金熊猫·世界文学经典名家名作)
ISBN 978-7-5365-7521-9

I . ①秘… II . ①伯… ②冷… III .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 ①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5759 号

MIMIHUAYUAN

秘密花园

出 版 人 : 常 青
项目统筹 : 高海潮
主 编 : 溪 石
责任编辑 : 高海潮
特约编辑 : 杨立新
装帧设计 : 崔 玥 阎笑梅
责任印制 : 王 春
著 者 : [美] 弗朗西丝·伯内特
译 者 : 冷 杉
出 版 :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 <http://www.sccph.com.cn>
网 店 : <http://scsnetcbs.tmall.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 220mm×158mm
开 本 : 16
印 张 : 19
字 数 : 183千字
版 次 :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65-7521-9
定 价 : 3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请随时向印刷厂联系调换。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1009号 邮编: 101119 咨询电话: 010-89565680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一个也没有剩下	001
第二章	玛丽小姐真倔强	008
第三章	穿越沼泽	018
第四章	玛 莎	023
第五章	走廊里的哭声	041
第六章	“有人在哭——肯定有！”	048
第七章	花园的钥匙	057
第八章	知更鸟引路	064
第九章	人们住过的最古怪的房子	073
第十章	迪 肯	085
第十一章	画眉鸟的巢	098
第十二章	“能给我一小块地吗？”	108
第十三章	“我是科林”	118
第十四章	小王公	134
第十五章	筑 巢	148
第十六章	玛丽说：“我偏不来！”	161
第十七章	大发雷霆	169

第十八章	“你万万不能再耽误时间啦”	177
第十九章	“春天到了!”	185
第二十章	“我要永远——永远——永远地 活下去”	198
第二十一章	本·威瑟斯塔夫	208
第二十二章	太阳落山的时候	220
第二十三章	魔 法	227
第二十四章	“让他们大声笑吧!”	241
第二十五章	帘 子	255
第二十六章	“是妈妈!”	263
第二十七章	就在那座花园里	274

第一章 一个也没有剩下

玛丽·莱纳克斯刚被送到米瑟斯韦特庄园姑父家寄居时，人人都说她是个他们平生见过的模样最不讨人喜欢的小女孩儿。这是实话，因为她身体单薄，头发稀疏，瘦小的脸上神情乖戾。可能由于打小生长在印度，加上一年四季不是这里有病就是那里有病的缘故，她的头发很枯黄，脸色也很蜡黄。玛丽的爸爸在隶属英国的殖民政府^①里任职，他一向很忙，也总爱生病。玛丽的妈妈却始终是个大美人儿，可是她一心扑在各种社交聚会的应酬上，穿梭于那些能使自己身心得到愉悦的人们中间，压根儿就没想要这个小女孩儿；所以玛丽一出生，她就把女儿交给印度奶妈照看，并让这位奶妈明白，要想让她这位“夫人阁下”高兴的话，就必须尽可能地把孩子带到远离夫人视线的地方。因此，无论玛丽是个多病、哭闹、难看的婴儿的时候，还是在她长成一个体弱多病、烦躁不安、行走不稳的小女孩儿的时候，她都被照看在不妨碍她妈妈事儿的地方。除了印度奶妈和本地仆人那几张黑脸之外，玛丽再没

^① 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印度是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素有“英王王冠上最明亮的一颗宝石”之称。

记得见过其他什么熟悉、亲近的事物了。那位“夫人阁下”如果受到孩子哭闹声的打扰，就会非常生气，因此仆人们总是顺从玛丽的意愿，她爱干什么就随她干什么。正因为如此，等到玛丽长到六岁时，她的性情就像一头有史以来最专横、最自私的小猪。这也让第一个来教她读书写字的英国女家庭教师非常不喜欢她，还没干到三个月就辞职了。随后又有其他女家教来填补空缺，可全都没能比第一个待的时间更长。如果不是玛丽确实下决心想要读点书的话，恐怕她连一个字都不会识得。

大约在玛丽九岁的时候，有一个异常炎热的早晨，醒来后的玛丽感到非常恼怒。等她看到站在床边的人不是自己的奶妈的时候，就更加恼火起来。

“你为什么站在这里?!”她对那个陌生女人大吼道，“我不会让你待在这里，快让我的奶妈过来!”

那个女人惊恐地看着她，但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她的奶妈不会来了。这下惹得玛丽大发雷霆，对那个女仆又踢又打。那女仆看上去更加惊恐了，只是再三重复着，说她的奶妈不可能再回到小姐阁下^①身旁了。

整个上午，房子里始终弥漫着某种不祥的神秘气氛，一切都显得纷乱无序。好像有几个本地仆人不见了，而玛丽看到的那些偷偷溜走或者四处忙碌的仆人，也都面如死灰，神情惶恐。没有人告诉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的奶妈也始终没有露面。事实上，整个上午一直无人理睬她，最后她只得溜达到花园里，在靠近游廊的树下独自玩过家家游戏。她假装建好了一个花坛，再把大朵的芙蓉花插进一个个小土堆里。她越

① 小姐阁下(Missie Sahib), Sahib是印度本土人对于欧洲殖民者的尊称，这里可译为“阁下”。

玩儿越生气，嘴里咕哝着回去后要说的话，还有咒骂奶妈赛蒂时用到的称谓。

“猪，猪，小母猪！”她念叨着，因为称呼一个当地人为“猪”，是对他们最大的侮辱。

她咬牙切齿、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骂人的话，直到听见妈妈同某个人走上游廊为止。那是一个模样英俊的年轻人。他们站在那里，用一种奇怪的语调低声交谈着。玛丽认得那个看起来像个大男孩儿的年轻人，还听说他是刚从英国来的年轻军官。玛丽盯着他看，不过目光更多集中在妈妈身上。一有机会她就会这样盯着妈妈看，因为这位“夫人阁下”——与其他称谓相比，玛丽更习惯这样称呼她——身材是那么苗条、颀长，是个美人儿，而且衣着非常亮丽。她的头发状如鬟曲的丝绸，小巧精致的鼻子仿佛傲视一切，还长着一双含笑的大眼睛。她所有衣服的质地都纤薄而轻盈，玛丽常说它们上面“缀满了蕾丝花边”。她今天上午穿的衣服上好像缀有更多的花边，只是她眼中的笑意却荡然无存。那双眼睛由于惊恐而睁得大大的，正用一种恳求的目光望着那个英俊的年轻军官的脸。

“事情真有那么糟糕吗？嗯，有没有？”玛丽听见她这样问。

“糟糕透了，”年轻人声音颤抖地答道，“简直糟透了，莱纳克斯夫人。你早该在两星期前就搬到山里去住。”

那位贵妇人不停地扭着双手。

“噢，我知道我应该这么做。”她大声说着，“当时我只想留下来参加那场愚蠢的晚宴。我可真傻呀！”

就在此时，从仆人们住的地方突然传来一阵喧闹的哀号声。这位夫

人不由得紧紧抓住了年轻人的胳膊，玛丽则呆呆地站着，浑身战栗。号叫声愈发刺耳起来。“那是什么声音？那是什么声音？”莱纳克斯夫人倒吸了一口凉气，急切地问道。

“估计是有人死了。”年轻军官回答，“难道你没听说，那种病已经在你的仆人中间爆发了吗？”

“我真不知道，”贵妇人哭喊着，“跟我来，快跟我来！”她转身冲向宅子。

随后发生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件，让玛丽弄清楚了整个上午不祥气氛的缘由。当地爆发了最为致命的霍乱，患病的人大批大批地死去。^①玛丽的奶妈就是在昨天夜里发病的，正是因为她的死，仆人居住的棚屋那边才传来刚才那阵哭号声。第二天天亮之前，又有另外三个仆人死了，其余的仆人都惊恐中纷纷逃走。恐慌弥漫到了每个角落，死尸遍布这栋带游廊的平房。

在第二天的混乱与仓皇中，所有人全然忘记了独自躲在儿童室里的玛丽。没人想起她，没人需要她，对于周遭发生的奇怪的一切她都浑然不知。玛丽哭一会儿、睡一会儿地熬过了大半天。她只知道有人生病了，不时还听到一些神秘古怪的恐怖声音。当她悄悄溜进厨房时，她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不过，只吃了一点点儿的饭菜还摆在餐桌上，用餐的盘子被推了回去，椅子也被人向后推开，看来是用餐人由于某种原因突然起身离席所致。小玛丽吃了一点水果，几块点心。由于口渴，她喝了放在桌上的一杯几乎满杯的酒。那酒的味道很甜，所以她没感觉到酒

① 霍乱(cholera)，是一种烈性肠道传染病，病死率非常高。据史料记载，这次“最为致命”的霍乱爆发在1900年，而作者伯内特创作《秘密花园》是在1911年。

劲儿有多大。不一会儿，这杯酒就让她产生了强烈的昏昏欲睡之感，于是她返回儿童室，再次把自己关在里面。仆人住的棚屋里传来的哭喊声和急促的脚步声让她感到恐惧，喝下去的酒也让她困得几乎睁不开眼，所以一躺到床上，她马上就酣然入睡了。她睡了很长时间，对其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在她沉睡的这段时间里，宅子里发生了许多事情。然而，无论是哭喊哀号声，还是把什么东西抬进抬出的嘈杂声，都没能吵醒她。

等醒来以后，她躺在那里盯着墙壁发了一会儿呆。宅子里一片死寂。在此之前，她从未经历过这么安静的时刻，既听不到说话声，也没有脚步声。她想弄清那些得病的人是否已经从霍乱的折磨中康复了，还想弄清奶妈死后由谁来照顾自己。应该会有一个新奶妈的，没准儿这位新奶妈还会讲一些新故事呢。玛丽一向非常讨厌以往那些奶妈，所以并没有因为这位奶妈的死而哭泣。她不是一个情感丰富的女孩儿，可以说她对其他人向来漠不关心。霍乱流行期间，那些哭叫和匆忙走动的声音固然使她惊慌害怕，但竟然好像没有人关注她的存在，这就更让她感到恼火。所有人都过于惊慌失措，哪还会有人顾及到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小女孩儿呢？事实上，人们感染霍乱时，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似乎什么都不在意。但是，一旦所有人都康复以后，一定会有人想起她并过来找她的。

可是没有一个人过来找她，在玛丽躺着等待的这段时间里，这所房子显得越来越死寂。突然，她听见草席上有瑟瑟的响声，低头一看，原来是一条小蛇，它一边从席子上爬过，一边用宝石一样的眼睛注视着她。玛丽并不觉得害怕，那只是一个没有恶意的小家伙，它不会伤

害她，眼下它好像正忙着要离开这个房间。玛丽目送它从门缝底下溜了出去。

“真奇怪，未免太安静了，”玛丽心里犯起了嘀咕，“听起来这栋平房里只剩下我和刚才那条小蛇了。”

就在这时，她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声传来。紧接着，脚步声到了游廊。玛丽听出那是男人们的脚步声，还听到他们进了门，同时低声交谈着。没有人迎候他们，也没有人出来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好像正在打开一扇扇房门查看。“真悲惨啊！”她听到其中一个说，“这是那个漂亮……漂亮女人的家！我想那个孩子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我听说这家有女孩儿，虽然从来没有人见过她。”

几分钟后，当来人推门进来时，玛丽正站在儿童室的中央。她看上去是一个丑陋、乖戾的小东西，因为她开始感到饥饿，同时也因为一直无人理睬她而感到丢脸，因此她还紧紧皱着眉头。先进来的是个身材高大的军官，玛丽以前看到此人和爸爸交谈过。这人看上去神情疲惫而阴郁，不过当他看见小玛丽时，他真是吓得够呛，差一点跳了起来。

“巴尼！”他大叫，“这里真有个小女孩儿，居然一个人待在这种地方！我的上帝呀，你是谁？！”

“我是玛丽·莱纳克斯。”小女孩儿回答，同时故意把身子挺得笔直。她觉得来人称她爸爸的平房为“这种地方”，是非常无礼的。^①“大家得霍乱的时候，我睡着了，现在刚醒过来。为什么刚才一直没人过来看我？”

^① 印度殖民地的很多英国家庭都居住在带游廊的平房(bungalow)里，这算得上是殖民时期印度的最好住宅，所以玛丽认为军官把她家称为“这种地方”非常无礼。

“这一定就是那个没人见过的小女孩儿!”来人又大叫起来,然后转身对他的同伴说,“她竟然被人忘在这里了!”

“为什么我会被忘记?”玛丽跺着脚发问,“为什么没人过来看我?”

那个名叫巴尼的人神色哀伤地看着她,玛丽甚至以为自己看到了这个人在不停地眨眼睛,似乎竭力阻止眼泪掉下来。

“可怜的孩子!”巴尼说,“这里没剩下一个能来看你的人了。”

正是以这种突如其来的奇怪方式,玛丽了解了她的爸爸和妈妈都没能活下来的事实。她的父母都死了,昨夜被人抬出去了。个别幸存的本地仆人也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这所宅子,哪儿还有人顾得上小主人玛丽呢?这就是这所宅子十分安静的原因。事实就是:除了玛丽本人和那条小蛇外,这里连一个活物都没有剩下。

第二章 玛丽小姐真倔强

玛丽向来喜欢从远处看着她妈妈，她也一直觉得妈妈长得很好看。但实际上，玛丽对妈妈所知甚少，也几乎没有任何亲情，因此对于妈妈的去世，她没有过多思念。事实上，玛丽根本不想念妈妈，她向来是个只顾自己的孩子，因此眼下考虑的全都是自己的事情。假如她年纪稍大一些的话，肯定会因为自己被孤身留在世上而忧心焦虑；可正是因为她的年纪非常小，也因为她一向被人照顾的缘故，所以她总认为会有人照看自己的。她目前唯一想要知道的，就是自己会不会被送到一个好人家，那家人会不会像印度奶妈和其他本地仆人那样遵从自己，让自己随心所欲地行事。

玛丽认为自己不会在她最先被送去的英国牧师家里待太长时间，她本人也不想在这里住太久。英国牧师家里非常穷，还养着五个年龄相差不多的孩子，这些孩子个个穿着破旧的衣裳，经常吵架，还相互争抢玩具。玛丽厌恶这所邋里邋遢的平房，也讨厌住在平房里的人，因此经过最初的一两天以后，就再也没人和她一起玩了。而且令玛丽极为生气的是，他们第二天就给她起了个绰号。

最先想出这个绰号的是巴兹尔。巴兹尔是个鼻孔向上翻的小男孩儿，长着一双蓝眼睛，目光放肆无礼。有一天，玛丽正在树下独自玩游戏，就像霍乱爆发那天玩的一样。她正为建造一座花园而堆土修路，这时巴兹尔走了过来，站在玛丽旁边看着她玩儿。很快，他就对玛丽的游戏非常感兴趣，还冒冒失失地提了一个建议。

“你为什么不把这几块石头堆在那里，假装它们是一座假山呢？”他说，“就放在中间。”他俯在玛丽身上指手画脚地说。

“走开！”玛丽叫道，“我不需要男孩子，快走开！”

有那么片刻，巴兹尔很生气，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就开始取笑起玛丽来。他平素也经常这样逗弄他的姐妹们。他围着玛丽一圈一圈地蹦跳，还一边做鬼脸一边唱道：

玛丽小姐真倔强，
你的花园是个什么样？
银铃铛、鸟蛤壳，
还有金盏草成行。^①

巴兹尔就这样一直唱下去，直到其他孩子听到了也跟着一起嘲笑她。玛丽越生气，他们几个就越发起劲地唱那句“玛丽小姐真倔强”。从这以后，玛丽只要和这群孩子在一起，他们就称呼她“倔强的玛丽”。

① 这是一首英国童谣，有宗教和历史上的双重意义。这首童谣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认为：“玛丽小姐”指的是素有“血腥玛丽”之称的英王玛丽一世，“quite contrary”在文中翻译为“真倔强”，也可以翻译为“正好相反”，指的是玛丽女王执政后，与她的父王亨利八世正好相反，她不再推行新教，而是复辟了罗马天主教。

他们彼此之间提到玛丽时也这样称呼，甚至对玛丽说话时，也常常这样叫她。

一天，巴兹尔对玛丽说：“周末他们就要送你回家了，我们都为此感到高兴。”

“我也为此高兴，”玛丽答道，“可家在哪里呢？”

“她居然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巴兹尔以七岁男孩儿特有的奚落口吻说道，“当然在英格兰啦。我们的外婆就住在那里，去年我姐姐梅布尔就被送到外婆家去了。不过，你不会去你外婆家，因为你没有外婆。你会被送到你姑父家里，他名叫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先生。”

“可我对他一无所知。”玛丽厉声说道。

“我就知道是这样，”巴兹尔答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女孩子都这样。我听爸爸妈妈谈起过你姑父，他住在乡下一所又大又荒凉的老宅子里面，没人接近他。他性情十分古怪，即使他想让外人来，也没人愿意接近他。他是个罗锅儿，长相非常吓人。”

“我不相信你的话。”玛丽转过身子，双手堵住耳朵，不想再听他说下去。

不过，在这之后，她还是仔细考虑了巴兹尔说的这番话，所以在一天晚上，当克劳福德夫人告诉她几天后将坐船前往英格兰，去她姑父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先生的米瑟斯韦特庄园时，她的表情冷漠而倔强，弄得夫妇俩不知道怎样看待她才好。他们尽量以慈爱的态度来对待她，但是当克劳福德夫人想要亲吻她时，她把脸扭开了。而当克劳福德先生怜爱地拍着她的肩膀时，她只是硬挺挺地站着不动。

“她真是一个不起眼儿的孩子，”克劳福德夫人惋惜地说，“可她妈

妈却是那么漂亮的一个美人儿，举手投足相当得体。可玛丽却是我见过的最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孩子们都管她叫‘倔强的玛丽’。他们这样叫固然很没规矩，但也不无道理。

“要是她那有着漂亮脸蛋儿和优雅举止的妈妈能多出入儿童室，兴许玛丽还能学点大家风范。可令人遗憾的是，如今那个可怜的美丽生命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你要记得，许多人从不知道她还有个女儿。”

“我认为她几乎从未照看过自己的女儿。”克劳福德夫人叹了口气说，“自打玛丽的奶妈死后，就没有一个人关心过这个小东西。想象一下吧，其他仆人都逃走了，撇下她孤零零一个人待在那所荒废的平房里，这是何等可怕景象。麦克格鲁上校说过，当时他一推开门，就看见玛丽一个人站在屋子中央，他差点被吓掉了魂儿。”

在一个军官妻子的照料下，玛丽踏上了前往英格兰的航程。军官妻子此行的目的是要把她自己的孩子送往英格兰的一所寄宿学校。她一心只顾照看自己的儿女，因此到达伦敦以后，她非常乐意把玛丽交给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先生派往伦敦接玛丽的那个女人。她是米瑟斯韦特庄园的女管家，名叫梅德洛克太太。她身材矮胖、结实，红红的面颊上长着一对儿精明的黑眼睛。她穿一套深紫色的衣服，外罩一件饰有黑玉流苏的黑丝绸斗篷，头戴一顶系带软帽，上面饰有紫色的丝绒花。每当她扭头的时候，那些丝绒花就支棱起来颤悠着。玛丽一点儿也不喜欢她；不过因为玛丽几乎不喜欢任何人，所以不喜欢她也属正常。再说，梅德洛克太太显然也不太喜欢玛丽。

“哎呀！她真是个不起眼儿的小东西！”她说道，“可我们听说她妈妈是个美人儿。她长得不怎么随她妈，您说是不是，夫人？”

“也许她再长大一点儿后，会变得漂亮一些，”军官妻子语气温和地回答，“如果她脸色不是老这么难看，再加上点儿愉快表情的话，她的容貌还是相当不错的。女大十八变嘛。”

“她可真应该多变一变，”梅德洛克太太回答说，“不过照我看，小孩子在米瑟斯韦特庄园很难有什么好的改变！”她们以为玛丽没有听到她俩的谈话内容，因为她待的地方离她们有一段距离：她站在刚刚抵达的这家私人旅馆的窗户旁边，注视着过往的公共汽车、出租马车和行人。然而玛丽听得相当真切，这些话令她对她姑夫本人和他住的地方非常好奇。那地方是什么样的呀？他长得什么样呢？罗锅儿又是什么？她可从来没见过。也许印度那地方根本就没有罗锅儿。

由于这段时间一直待在别人家里，又没有奶妈的陪伴，她开始感到孤独，并产生了一些陌生而奇怪的想法。她开始感到纳闷，为什么自己几乎从来不属于任何人，就连爸爸妈妈活着的时候也一样。其他孩子好像都属于他们的父母，而她自己似乎是个没有真正属于过任何人的小女孩儿。尽管她有仆人，有吃有穿，可是没有人在意她。她不知道，这是因为她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孩子。不过话又说回来，她当然不知道自己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她往往觉得是别人讨厌，而不知道恰恰是她自己是那个不友善的人。

玛丽觉得梅德洛克太太是她见过的最让人反感的人，她那浓妆艳抹、毫无特色的面颊，她戴的那顶俗气的系带帽都让玛丽看着不顺眼。正因为如此，当第二天动身前往约克郡、她俩穿过站台走向列车车厢时，玛丽高昂着头，尽量与梅德洛克太太保持一段距离，因为她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是属于她的。只要一想到人们会以为她是梅德洛克太太